

武侠精品系列

酒

狂

逍

遙

生

7

公孙梦作品集

4
2

中



夕
著

酒狂逍遙生
(中)

蓝天出版社

目 录

第 一 回	遇险梁家堡	(1)
第 二 回	夜寒情暖	(79)
第 三 回	海上枭雄	(141)
第 四 回	萃英别庄	(183)
第 五 回	血战龙垭镇	(237)
第 六 回	管中窥豹	(290)
第 七 回	暴戾恣睢	(327)
第 八 回	胸中鳞甲	(361)
第 九 回	三虎龙垭口	(386)
第 十 回	东瀛武士	(433)
第 十一 回	奔袭葛洪山	(475)
第 十二 回	破镜难圆	(542)
第 十三 回	一决雌雄	(608)
第 十四 回	食人魔	(653)

第十回 古坟疑踪

司马俊敢对剥皮冢罗叫阵，论功夫确在自己之上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

费锦山道：“少侠力战邢甲老鬼，胆气武功超人一等，在当今年青一辈中堪称翘楚！”

刘尚武也赞道：“令师当世奇才，少侠继承令师衣钵，前途不可限量！”

老辈的赞语，喜得司马俊满面笑容，连声说：“不敢不敢，二位前辈谬赞……”

黄浩气得直翻白眼，但又无可奈何，谁叫自己技不如人？

费锦山又道：“这逍遥生究竟是正是邪？一身武功想来不俗，不知是何人门下？”

司马俊道：“他与紫衣罗刹、玉面蛇精称姐道弟，自然是邪道中人。他今日不过利用了人多好藏身，逞逞口舌之利罢了。观其行为，决非名门子弟，其师也只能是庸碌之辈吧？”

郎金秀对司马俊颇为青睐，附和道：

“司马少侠所言不差，逍遥生不会是好人。”

冷面书生洪飞道：“他若不是好人，又怎会与天灵教作对？若是好人，又怎会与两个女煞星纠合一起？怪哉，他的作为叫人不解。”

司马俊道：“邪道中人不讲道义，彼此常为一己之利相互拼杀，所以逍遥生反天灵教不足为奇，许多黑道枭雄不是对天灵教反感吗？”

刘尚武叹道：“可惜可惜，他要是正道子弟就好了，武林岂不又多了个后起之秀？”

司马俊冷声道：“凭他那点微末之技，恐怕还不配称‘秀’，平庸之辈而已！”

刘尚武见他公然顶撞自己，心中甚是不悦，但金扇书生名头不小，有些傲气也难免，更何况有其师必有其徒，又何必与之计较？当下便不再言语。

黄浩心中窝火，就把气出在逍遥生头上，因道：

“肖劲秋今后准是祸害，你看他出卖朋友笑狐，与女魔头称姐道弟，哪一件事做得入眼？今后大家可别再理他！”

钟莹莹终于忍不住气恼，道：“你凭什么说人家是祸害？……”

老秀才插言道：“算啦算啦，管他邪道正道，还是说说各人的打算吧，我看最好速离此地，以免又惹来麻烦。”

诸葛鼎道：“宇文兄所言极是，我们都说出自己的行止，好早些上路。我与莹莹先去福州一探。看看钟贤

弟是否又返回福州寻找莹莹。若遇不上，就直奔江陵府，宇文兄若无事，可否与我们同行？”

宇文浩道：“天灵教霸气十足，不久将为祸江湖，我老儿爱管闲事，好与这些恶人作对，江湖有事，人人有责，不如你我及钟大侠联手，再邀约各大门派，只有大家携手，才能与天灵教抗衡，我老儿就跟你老弟走吧！”

卫获忙道：“各位请听在下一言，自程太监入闽主政后，重利盘剥，民不聊生。税监府养了一批江湖败类，为虎作伥，欺压百姓，致使税监为所欲为，肆无忌惮。敝帮一向抗倭抗暴，卫护沿海渔民，虽蒙少林掌门恩典，每年派有高僧助阵抗倭御暴，但终究人少势孤，被迫蜷缩于龙埕渡口。如今外有倭寇海盗猖獗，内有税监府爪牙肆虐，卫海帮独力难支。为保一方生灵免遭涂炭，卫获恳请各位前辈移驾敝帮，共同为民除害，八闽百姓将感恩戴德……”

卫获心中激动，说到最后一句时竟哽咽出不了声，其忧国忧民之诚使人感动。

老秀才第一个叫道：“好！待我老儿劝神龙剑钟大侠返闽，定与贵帮携手……咦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起来起来！”

原来，卫获听他愿到卫海帮，激动得双膝跪下，要行大礼，被老秀才及时阻住。

卫获只好起身，含泪道：“前辈有所不知，东海一

霸温武魁勾结海龙帮与本帮作对，现又与勾魂女辛五娘、倭寇高手、天灵教天禽座主柯元霞沆瀣一气，敝帮处于危境之中，老前辈若到帮中坐镇，当解累卵之危，故晚辈衷心感谢，行大礼以表……”

老秀才道：“好了好了，你千万不要把个‘谢’字成天挂在口头上，我老秀才一向不拘礼惯了，多礼反使老秀才浑身不舒服。”

双钩王费锦山道：“我父子回家安顿好就赶回福州，愿与各位联手抗暴！”

司马俊、黄浩一般心思，先听说诸葛鼎要带走莹莹，心里急得要命。

卫荻这一说，老秀才又满口答应，这正是大好时机，便忙着申明，愿与老秀才、诸葛鼎共行止，还说久仰神龙剑之名，渴望拜谒一面云云。

仲海泉兄妹则要回洛阳复命，之后就来卫海帮效力，还说要把师傅老人家也请了来。

刘尚武、洪飞也要返峨眉山复命，惟峨眉双秀可先行留下，他们请得掌门之允再回来。

卫荻、朱喜奎大喜，连连称谢。

卫荻又把来福州后住“醉仙楼”等旅舍说了，旅舍会派人将他们送到龙垭镇总舵。

大计已定，立即起程，分别行动。

宇文浩、峨眉二女、诸葛鼎、钟莹莹、司马俊、黄浩、卫荻、朱喜奎九人作一路同行。

一路上谈谈说说，好不热闹。

第三天下午，众人在红沙镇歇宿，离福州城还有四十里，不需急赶路程。

此镇乃官道必经之地，十分热闹。

几人在一家大酒楼用膳。

老秀才少不得要痛饮一番，叫了五壶酒，与诸葛鼎、朱喜奎等对饮。

刚坐下时，就注意到整个楼面人虽多并不喧哗，食客们面上兴奋都又压着嗓子说话，没有人喝喝叫叫，这情形有些古怪。

除了老秀才忙饮酒，其余人都侧耳细听，食客们在说什么新鲜事。

钟莹莹身后一桌，坐着四个商贾模样的中年人，他们将头凑在一起，窃窃私议。

一人道：“说来二位不信，但此举千真万确，整个福州城今早传遍，决无虚言！”

又一人道：“世上竟有这般胆大的人，也着实为我们商贾出了口恶气！”

再一人道：“此贼被官府捉到了吗？”

先前一人道：“老兄，此人并非盗贼，税监府中并未听说丢失任何一件物什。”

“那就叫人难解了，他将税监大人的官帽窃走，挂在衙门旗杆上，这又为了什么？”

“哎呀老兄，这是给税监大人一个警告呀！我既然

能取走你的顶戴，也能取你首级，老兄你这下该明白了吧！”

“啊，是的是的，我竟未想到这一着。”

“那首题诗怎么写的，赵兄你再背出听听。”

“好，仔细听了，题诗曰：‘课税多如牛毛，百姓雪上加霜。网罗盗魁匪首，祸害八闽一方。坐地称王称霸，压榨民脂民膏。閹人狠如蛇蝎，残命岁岁难保！’听听，这位侠士道出了我等胸中肺腑，八闽之地灾厄重重呀！”

“这‘逍遥生’是真名还是假名？”

“老兄，多半是假名吧，谁会亮出真名自找麻烦？你们说是不是？”

钟莹莹听他们提到税监府就十分注意，待提到逍遥生不禁大吃一惊，愈发竖着耳朵，生怕落了一个字。

“说来也叫人难以相信，税监府中高手如云，逍遥生竟然出进毫无阻拦，俱是人不知鬼不觉，他莫非会使法术不成，要不，能如此方便？”

再往下听已没多大意思，四个人把逍遥生往法术幻术上扯，越扯越神，近乎荒唐。

她便自顾想心事。

肖劲秋行动好快，怎么昨日就到了福州，还到税监府干出一件震惊官府的大事，这足以证明他是个正道英雄，哪里会是什么邪道人物了？

可是，他为何会与两个女煞星称姐道弟呢？这又是

怎么回事啊！

这时，同桌诸人都大致听到了有关这事的议论，便也就此攀谈起来。

卫荻十分兴奋，低声对大家说：“各位听见了么，逍遥生夜闯税监府……”

司马俊接嘴道：“听说了，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，他要是取了税监的首级还有点意思，光取个帽儿挂一挂，这算个什么事？”

黄浩道：“题诗留名，哗众取宠而已。”

老秀才道：“不该不该，年青人就只知道义气用事，税监府如虎穴，不必冒此风险。”

郎金秀道：“这人胆子太大，做出的事叫人吃惊，这是有勇无谋，太过鲁莽。”

司马俊赞道：“郎女侠一语中的！”

郎金秀见司马俊夸她，高兴得脸都红了。

钟莹莹气不过，闷声不响。

卫荻道：“此人真不可思议，他莫非属黑道上的侠盗一类的人物？”

司马俊道：“恐怕不是，两个女煞星作恶多端，滥杀无辜，哪有半点侠盗影子？”

钟莹莹心想，逍遥生做什么都不入他们的眼，这究竟是为了什么？难道一个人终生不变，一旦走入邪道就不能回头是岸了吗？

饭毕，一行人又上路，戌时赶到了“稻香居”，卫

获、朱喜奎不再停留，迳自回城。

“稻香居”内并无钟震坤等留下的书信，可见并未回来，遂决定第二天一早登程。

翌日晨，众人离开稻香居。

在闽县住宿时，见几个差人带七八个小儿，喝斥着赶羊般把他们赶进了客店。

众人十分奇怪，经向店小二打听，原来是税监府的差官，这些小儿都是买的。

钟莹莹恨道：“世上居然有如此狠心的父母，连亲生骨肉也要卖！”

宇文浩叹道：“这也难怪父母，要怪只能怪一个‘贫’字，家中供养不起，只好卖与人做小厮仆役，找条生路。”

众人深为叹息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一路无事，这天平安抵达江陵府。

惠耘武住在东大街三星巷，有两进院子，听老仆报诸葛鼎等人来到，钟震坤夫妇和惠耘武忙出来迎接。

“爹、娘！”莹莹欢呼一声，一头扎在宁月娥怀里，两手搂着就不放开。

宁月娥道：“这是干什么？你以为这样一来就不骂你了吗？”

钟莹莹头也不抬，道：“骂什么？人家历练历练不是好好回来了吗？”

众人大笑，惠耘武忙请大家到客室落座，又命仆役赶快加菜治席接风。

宇文浩与钟震坤、惠耘武从未见过面，彼此心仪已久，一见如故。

众人相互寒暄毕，互说离别情形，对葛洪山藏宝引发的种种事件，钟、惠等人慨叹不已，做娘的又免不了埋怨女儿一番。

谈话间，酒菜已备，大家入席畅饮。

钟莹莹始终不见尤绮云婷婷，不免奇怪，偷着空儿对娘咬耳朵，娘叫她不要多嘴，有空时再说，心里不禁感到纳闷。

饭后，大家坐在天井里聊天。

钟震坤对柯元霞的行踪最为关注，听说她居然在闽江露过面，不禁感到奇怪。

他道：“柯元霞既然到了福州，我的行藏又已败露，她迟早会找上门来，不可不防。”

诸葛鼎道：“如今她不比当年，有天灵教为依恃，人多势大，不好对付。”

宁月娥叹道：“当年一念之仁，种下了今日的祸根。天灵教又以葛洪山为其总舵，福州自然在他们的眼线之内，我们只怕回不去了。”

惠耘武道：“嫂子不必忧虑，不回福州就长住江陵吧，谅他们找不到这儿来。”

钟震坤叹道：“除了柯元霞，那狗太监也令我头痛。

他在闽把持了大权，地方官员要么忍气吞声，要么阿谀奉承，谁也奈何他不得。这狗太监在京任御马监掌印太监，统辖腾骧四卫，深得皇上宠爱，权势重天。来到八闽之地，巡抚、布政使也听他使唤，他无疑是闽省的霸主，我要么受他笼络去充当鹰犬，要么就浪迹他乡隐姓埋名，此外别无他法。要想与他作对，无异以卵击石。一则他招揽的高手太多，二则他可栽诬你为钦犯，说你谋反，就可以调派京师锦衣卫、东厂、地方衙役兵丁，布下天罗地网，逼得你东躲西藏无处安生，天下之大，也无你容身之地，但我已无选择，进退两难！”

钟莹莹道：“爹，我们来时，逍遥生就进了太監府，搅了鸡犬不宁。现在我们人多，又有宇文老前辈掌帅印，大家回福州和卫海帮一道，把那害人的太監除了……”

宁月娥白了她一眼：“小孩子家慎言慎行，大人说话，不许插嘴，你难道为我们一家，要把大家都拖进是非场吗？”

钟莹莹嘴撅得老高：“爹，女儿这一辈子都长不大吗？神龙女的绰号从何而来？葛洪山一行女儿也经受了磨炼，懂了许多许多。照娘这般说法，女儿出街还要背在娘背上哩！”

月娥嗔道：“咦，你还是老江湖哩，什么‘神龙女’，不怕人笑话……”

莹莹冲着钟震坤叫道：“爹，你听娘怎么说的，神

龙女可不是浪得虚名之辈，又不是女儿自己取的，你问黄少侠他们看！”

黄浩忙道：“钟姑娘勇斗凶顽，技艺惊人，所以蒙大家赠了个雅号……”

莹莹接口道：“听见了吗？爹！”

钟震坤忙道：“听见了听见了，夫人你就少说几句吧，莹莹的话也很有道理……”

月娥眼一瞪：“噢，就是你宝贝女儿有理，倒是我这个做娘的没理儿了，大家评评看看！”

这一家子挺有趣，众人都笑了起来。

惠耘武笑道：“娘儿俩都有理，平息干戈，就此罢战。”

宇文浩笑呵呵道：“初生犊儿不怕虎，我老秀才甘愿在莹莹大帅麾下效命，与那个穷侈极欲、欺压百姓、纵匪为恶的程税监一较长短，叫他夜不安枕、食不甘味！”

钟莹莹拍手笑道：“爹，听见了吗？明日就回福州去吧。”

月娥嗔道：“又来胡说？”

钟震坤道：“想我退出江湖本为有个清静日子，如今有家归不得，八闽百姓又处水深火热之中，看来只有横下一条心，为私为公都要舍出命来一搏了。”

诸葛鼎道：“古人云：‘锄一害而众苗成，刑一恶而万民悦；’税监不除，八闽百姓永不安生。我辈练武人，

义不容辞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成与不成，就看天意了。”

司马俊昂首道：“前人曰：‘丈夫志，当景盛，耻疏闲’，晚辈愿追随钟前辈、诸葛前辈、宇文前辈，灭倭抗暴，除害安民，干一番惊天动地大事业，不枉这七尺男儿之躯！”

黄浩也连忙将胸膛一挺：“晚辈愿追随各位前辈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！”

宁月娥叹息道：“两位血气方刚，不知江湖凶险。税监府确已招揽了不少高手，像金刀无敌焦劲松、毒手僧玄刚、螳螂爪姜仲杰、茅山道士法静，这都是黑白两道的顶尖高手，尤其是那毒手僧，名头不在江湖四大霸主之下。而天灵教就更不用说了，四大霸主均在其中，实力之强当世只怕再无一个门派能与之相比。一旦与他们为敌，前途凶险自不待言。依我看来，除非各大门派联手，统一号令，才是与他们较量的时机，然而要各大门派统一号令也决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只有耐心等待。这期间最好觅地隐居，免出意外，各位以为如何？”

司马俊微微一笑：“前辈不必多虑，我方人虽少，但个个是高手。一些黑道巨擘，名头虽响，不过尔尔。此次在福宁州，晚辈与剥皮闫罗邢甲交手，并未让他占到便宜……”

宁月娥吃了一惊：“少侠曾与这个魔头交手？敢问少侠师从何方高人？”

“家师姓秦，名山应……”

“啊，原来是屠龙秀士！怪不得少侠如此好身手！”

宁月娥又惊讶又兴奋，“江湖传闻令师一向独来独往，都说他老人家从不收徒，没想到一改初衷有了衣钵传人，不知有几个徒弟？”

司马俊心中得意已极，表面上语气平和：“家师唯一传人就是晚辈。”

“少侠真好福气！今后仰仗少侠之处还多呢，若能请出令师，对付天灵教就再好不过啦！”

“夫人放心，晚辈执鞭相随，不负所托！”

“那就多谢少侠啦！”

“夫人切莫言谢，都是一家人，不分彼此，若不嫌弃，就以侄婢相称如何？”

月娥大喜：“那就委屈贤侄了。”

这一番对话气得黄浩直翻白眼，司马俊出尽风头不说还套了近乎，这怎么得了，便赶紧插嘴道：

“今后大家生死与共，抗倭抗暴，彼此亲如一家，以叔侄相称方不显得见外。”

郎金秀道：“要得要得，免得左个夫人右个前辈，大家显得生分了，都以叔侄相称吧！”

月娥十分高兴，笑道：“好，好，有那么多武林俊彦做侄儿，那是我们的福气！”

这样一说，大家亲切起来，至夜谈兴未散，半夜后才回房歇息。

江陵县府乃春秋战国时楚地，南临长江，北依汉水，是古来兵家必争之地。

唐代时，这里文人荟萃，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孟浩然等著名大诗人都曾在此留下许多传世之作，因此，留下的古迹甚多，令人目睹前人遗迹而发思古之幽情，感叹沧海桑田，昔日辉煌已成过眼云烟，但也激励后人，效先贤有所建树，莫辜负人生大好时光。

这是几天来，惠耘武带领大家游江陵的共识。

这天一早，又带着食物饮水到城西北之龙山游耍。

龙山距城不到二十里，骑马很快就到。

山中有古墓，楚庄王就在此安寝。

众人见山势连绵，烟烟霏霏，苍翠蓊郁，雄奇幽深，都道是个好去处。

来到马跑泉，惠耘武请大家歇足，指着泉眼笑道：“各位一看，像不像只马蹄？”

众人看了都说像极，惠耘武笑道：

“当年刘备被曹操困于当阳，关羽率部前往解救，连日奔波到此。当时人困马乏，饥渴难耐，方圆数里却找不到一眼泉水，人马奄奄待毙，关羽束手无策。蓦地座下赤兔马一声长嘶，四蹄创地，众将士不明所以，惊愕万分，骤见山石崩裂，山泉奔涌，万千将士突逢生机，无不欢喜雀跃，喜极而泣。这就是跑马泉的来历。”

众人见泉水清冽洁净，又正值走得渴了，纷纷从篮